

光绪皇帝

【长篇历史小说】珍藏版

金景坤 著

【长篇历史小说】

珍藏版

金景坤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光绪皇帝

●长篇历史小说 夹缝中生存的傀儡天子

金景坤◎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光绪皇帝/金景坤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22 - 742 - 2

I. 光… II. 金… III. 光绪帝(1871 ~ 1908)—传记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554 号

光绪皇帝

著 者 / 金景坤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文 锋

装帧设计 / 武晓强

责任校对 / 志 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 / 34 字数 / 630 千字

印 刷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22 - 742 - 2

定 价 / 5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内容简介

龙登大宝竟可哀，
又见垂帘太后来。
御海愁波深几许，
烟台哭罢哭瀛台。

——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十一·德宗光绪皇帝》

爱新觉罗·载湉，生于清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1874年，同治皇帝去世。依照封建社会的惯例，选择皇统继承人的顺序是所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而载湉与他的前任同治皇帝之间，既不是亲父子，也不是亲兄弟，他的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醇贤亲王奕譞，这样论起来，载湉不过是同治皇帝的叔伯兄弟而已，本来是轮不到他去坐同治死后空下来的那把团龙交椅的。但是由于短命的同治皇帝没有留下金枝玉叶，选来选去，就把载湉给选上了，四岁的他，变成了同治之后的大清第十一位皇帝，也就是光绪皇帝。在名义上，光绪是过继给同治死去的父亲咸丰为子，而且有言在先，将来光绪生下的儿子同样要为死去的同治接续香烟。这样看上去是把关系理顺了，但实际上，光绪的被“破格提拔”，完全是他姨母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一个阴谋。对权力欲罢不能的慈禧太后，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为大清寻找一个真正的皇帝，而由她自己怀抱幼主垂帘听政，才是她既定的方针和理想的模式。因此，光绪和同治一样，也被慈禧那片冲不破、拨不开的浓重阴影久久地笼罩着。

光绪正是在这样的尴尬中度过了他的帝王生涯。他所生活的年代，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年代，但是很不幸，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飞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泥沼飞速沦落的年代。在那种情况下，即便是康乾再世恐怕也无力回天，何况他这样一个处处被“母后”掣肘的儿皇帝呢？

与同治不一样，光绪终于熬到了有资格亲政的时候，但是，那时的国势已然颓败不堪，而且即使在那样的危难时刻，慈禧仍然不肯松开她紧握了几十年的印把子。光绪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呀！艰难到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生身的父亲、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甚至连一棵树都保护不了！他不耻于向洋人低头屈膝，但却没有权力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他不甘于让国家落后挨打，但却无力把新政推行到底；他不屑于永远当儿皇帝，但最终连自己的生命都被“母后”亲手扼杀了！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终于从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彻底解脱了，如果他知道慈禧只比他晚死了几天，他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光绪死后，尊谥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于崇陵。

本书作者极力从大历史的角度讲述故事，又从故事叙述的角度去反映历史，作品读来引人入胜而又催人泪下……



第一章 胆包天偷情醇王府 血染地寻凶济南城 (1)

那个洋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王大人，要包庇你管辖的匪徒吗？”“不，不，不！洋大人息怒，这事在下刚刚得到报告，详情不知，等我亲临现场查明此事，一定将凶手捕获交洋大人发落。”“限你三天破案！”

第二章 奏密札陷害丁巡抚 传帝位倚重恭亲王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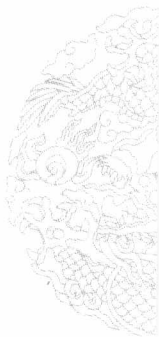
慈禧急忙屏退宫女，单独留下李总管。这时，李莲英才凑上前，躬身对慈禧说：“老佛爷，皇上准备将皇位传给恭亲王！”慈禧猛地一哆嗦，叫道：“这个逆子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不肖子孙，看我如何收拾你！”

第三章 不得意冶游染花柳 难称心禅让惹风波 (28)

慈禧冷笑一声，骂道：“吃里扒外的下贱骨头！想与我较量？这可不能怪我心狠，是你自己找死，就让你死快点，免得夜长梦多。”说着，将同治遗诏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脚。

第四章 选嗣君再起垂帘意 恋亲王早怀出墙心 (42)

传旨太监展卷宣读：“皇帝龙驭上宾，尚未立嗣，特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湫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帝位。候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续大行皇帝为嗣，特谕。”醇王福晋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在地。



第五章 放纸鸢双恋荣公子 解玉带单革醇亲王 (55)

不知为何，兰儿的心跳在加快，像头小鹿乱撞，浑身不自在。她微低着头，半红着脸儿，偷眼看这少年公子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心中暗想，无论是我还是妹妹，能与这样的人结为百年之好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第六章 饮闷酒邂逅袁世凯 劫官船捆绑李鸿章 (66)

“喂，你就是两江总督李鸿章？”“是又怎样？”“你是李鸿章又怎样？还不是朝廷的走狗，洋人的鹰犬，老子不吃你那一套，别说两江总督，就是三江总督，老子也敢宰了你！”那人骂着，提刀向李鸿章靠近。

第七章 放悲声皇上哭皇嫂 举敦才帝父荐帝师 (82)

大殓那天，慈禧看着阿鲁特氏那蜡黄得吓人的脸和那永远无法合上的双眼也感到十分内疚，她悄悄地擦拭着眼泪。光绪也哭得很伤心，人们怎么劝慰也不管用。究竟幼小的光绪为何这么悲伤地号啕大哭，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

第八章 上书房师徒说今古 储秀宫东西起参商 (95)

慈安忙松开光绪的手说：“好，让他留在这里，但不要拿孩子撒气！”说完，气哼哼地走了。慈禧走上前一把拉起倒在地上哭泣的光绪，重重地拍打几下身上的尘土说：“都是她宠坏了你！今后凡事不听我的，我废了你！”

第九章 疗奇症遣人觅朱果 拨巨帑敬道葺白云 (108)

正在犹豫之际，只听灵猴大叫一声，纵身一头撞在巨石上，脑浆迸裂。长叙慢慢上前，见灵猴早已气绝死亡，鲜血淌了一片。再看灵猴藏身的绝壁旁边，有一棵半米高的小树，上面正挂着那颗千寻万觅的朱果！

第十章 因游观一帝遭薄惩 为争席两后出恶言 (121)

慈禧狠狠说道：“抢别人儿子养着，反作起福来，有没有这个道理？本宫倒要拿鸡蛋和石头碰一碰，看看石头到底有多硬！”慈

安以牙还牙说：“既如此，本宫也不讲情面了，先皇在世时曾说将来可能有人以下篡上，特留下遗诏来！”

第十一章 吴可读舍命续帝裔 西太后割肉疗姊疾 (134)

慈安取出一个精致的小匣，边打开边说道：“妹妹割肉为我疗疾，丝毫也没有篡位之心，是大行皇帝多虑了，也是做姐姐的太自私了。”说着，从小匣中取出那份遗诏撕得粉碎。

第十二章 犯国忌喜事变祸事 进毒饼孝行成罪行 (151)

光绪见周围没人，才小声说：“东圣太后早上好好的，怎么这不到两个时辰就突然崩逝呢？是否与那盒点心有关呢？”翁同龢一惊，突然问道：“什么点心？”“是皇阿爸让朕带给东圣太后的一盒点心，朕也尝了几块呢！”

第十三章 经大丧幼主立大志 勘疑案帝师说疑团 (164)

光绪用袍袖拂拭一下满脸的泪水，点点头喃喃说道：“决不辜负皇额娘和翁师傅的教导关怀之情，一旦我独掌大权，一定给皇额娘讨还公道。”一道闪电，紧接着一个炸雷，把光绪吓得哆嗦一下，倾盆大雨又哗哗而下。

第十四章 劫官眷娇女换密信 借火器义军救友邦 (178)

长善等人来到山脚下一看，大吃一惊，几辆车内空无一人，两名卫士和瑾儿、珍儿也不见影了，只在车厢里放着一张条子，长善拿起一看：“速拿信来换人！”字迹尚未干透，下面注着一行小字：西山腰岳王庙内。

第十五章 思旧师光绪动肝火 遇新秀翁老吐心声 (190)

光绪本来对李莲英就十分反感，又见他狐假虎威的德行更是有气，便站起来指着李莲英骂道：“狗奴才，是朕自己扔的怎么样？这里哪有你插话的份？”慈禧早已沉不住气了，大喝一声：“皇上，如此任性，将来如何执掌朝政？”

第十六章 夸海口赵侍卫惹祸 代人过恭亲王赋闲 (202)

慈禧一听赵德发跑了，又惊又气，破口骂道：“没用东西，不



能活捉死的也要给我留下来，让他跑了后患无穷。快，让宫中戒严，一点点给我搜！就说赵德发盗窃宫中珍宝被刘列忠发现，他杀死刘列忠潜逃了！”

第十七章 小儿女后园赛诗句 老弟兄内室论朝纲 (213)

“六哥，她一个女人却左右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满门，我实在于心不甘！”“又有何良策？等皇上亲政后再作道理吧！”说到这里，恭亲王、醇亲王兄弟俩胸中都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塞住一样，感到十分憋闷，几乎喘不过气来。

第十八章 纳宫女少帝涉情事 灭仇家太后肆淫威 (227)

“奴婢先代父亲谢过皇上。”“不必多礼，待查明真相后，恢复你父亲的名誉，你再感谢朕不迟。不知彩云姐姐怎样来感谢朕？”“奴婢愿变牛变马受皇上驱使鞭打。”“朕不想让你变牛变马，朕只想让彩云姐姐永远陪着朕。”

第十九章 权难舍无奈行训政 运可期有志竞后妃 (242)

长善点点头，“太后颁诏天下，给皇上选后，难道想从立后这一点上限制皇上不成？”翁同龢说：“皇上唯恐太后给他任定皇后，私下让老臣留心合适人选，既然令侄女有此机遇，就应抓住不放，这也是为大清社稷着想呀！”

第二十章 秉常心姐妹双选秀 怀深意太后独主持 (256)

珍儿方便完毕，伸出头来冲着太监喝道：“你敢骂人！”“哪来的野丫头，敢来这里撒野，我不但骂你，还敢打你呢！”那太监刚要举手，珍儿喊道：“你敢，我们不应选了，太后不剥你皮才怪呢！”

第二十一章 行酒令无才女出丑 定皇后失意郎落空 (268)

“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静芬，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听太监念到这里，光绪急了，“混账的东西，读错了，快停止！”慈禧微笑着说，“没错，这是皇阿爸昨天商定好的，皇上不是也同意的吗？怎么说读错了呢？”

第二十二章 别旧好珍儿入宫院 题新园慈禧近湖山 (281)

轿子就要进入大内的时候，珍儿双眼一亮，她发现了那张脸、那个身影。珍儿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想掀开轿门冲出去，扑进她心里呼唤了千万遍的文哥哥怀里，但还没等她来得及鼓起勇气，轿子已拐入地安门了。

第二十三章 仗威势阉奴肆狂态 弄聪明嫔妃讨欢心 (294)

祭祀终于结束了，早晨还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光绪帝，窝了一肚子气又不得发作，垂头丧气地走出祀天门。这时忽听身后一声大喊：“狗奴才，你算什么东西，竟敢以太后之名欺压皇上，出口不逊，指责万岁爷！”

第二十四章 断王气太后伐白果 遣郁怀皇帝赏红颜 (307)

就在这时，从白果树上飞下一条红斑毒蛇直扑慈禧，慈禧吓得脸色苍白，一动也不动。奕譞飞身抢上，迎着蛇头就是一拳，那蛇被击落在地，奕譞又急忙举脚去踩，却被毒蛇一口咬住小腿……

第二十五章 说隐疾难效双宿鸟 疗心病苦求千金方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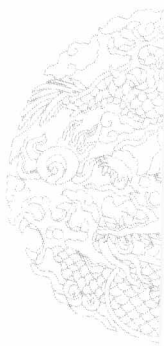
“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朕的好内助，不！更是朕的好知音。”光绪把珍嫔抱起来，狂吻几下，才急不可待地说道：“爱妃，快告诉朕是什么法子？”珍嫔神秘地莞尔一笑说：“心病还需心药治，等到晚上皇上自然知晓……”

第二十六章 重亲情密授争宠计 惧战事暗定息兵谋 (333)

皇后说着，又装作委屈的样子，哭了起来。慈禧一听，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大声说道：“真是无用，哭有什么用，谁稀罕你的眼泪？我对你讲过多次，有姑妈给你撑腰，在宫中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皇上也得怯你几分！”

第二十七章 用老臣改组军机处 下狠心抗击日本国 (347)

光绪叹了口气，恳求说：“六叔，朕知道你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可外敌入侵国家蒙难，朕希望六叔能入主中枢担当大任，与



朕携起手来，竭力一击！”光绪很激动，见奕訢仍在沉默，便道：“皇叔，朕给你跪下了！”

第二十八章 犯大忌珍妃领家法 遭惨败中堂负国恩 (361)

旅顺失陷后，光绪趴在御案上，面对撕碎的奏报哭了，没有一个人上前劝慰。他哭累了，也哭干了眼泪，猛地站了起来，草拟一份圣旨送往军机处，革去李鸿章军机大臣的职务，褫去黄马褂和三眼花翎顶戴。

第二十九章 老佛爷袖手观难政 光绪帝泣血签苛约 (372)

慈禧走了，大家都一言不语，只等皇上发话。光绪冷静地想了一会儿，一咬牙说道：“朕拒约，宣战！死也要保住祖宗留下的这块疆土。翁师傅，你负责迁都的事，即刻准备西迁西安，长久对敌！”

第三十章 万言书忧国康南海 两行泪忠君翁同龢 (386)

一千多名举子顶着烈日跪在都察院外，康有为跪在最前面，把万言《上皇帝书》捧在头顶。都察院官员劝慰大家返回会馆，但没有人动，只有人高喊：“把《上皇帝书》呈给皇上，否则我们将跪死这里，和大清国一同灭亡！”

第三十一章 献胞妹阉奴怀奢望 册爱妃伉俪庆重逢 (399)

册封仪式结束，珍妃手捧盛着贵妃印玺的金匣回到阔别一年多的景仁宫寝宫，一切如旧，她看着熟悉的一切，想起和皇上在这里缠绵的夜晚，心中默默地呼唤一声：“哦，我又回来了，再也不愿离开这里，永远不走了！”

第三十二章 变旧法帝妃齐努力 推新政君臣共用心 (413)

“如果太后仍然固执己见，朕只好一意孤行了，用鲜血、用生命来警醒太后！”光绪既悲怆又激动地说着，珍妃用小手堵住皇上的嘴，柔柔地说道：“如果真需要那样，那就让珍儿的鲜血为皇上开路吧！”

第三十三章 革恩师忍痛撤梁栋 吊皇叔含悲悼靠山 (425)

养心殿门口，光绪红肿的双眼噙满泪水，一言不发地目送翁

师傅离去的身影。翁同龢泪如泉涌，双手捧着扇子深深一揖一拜到地，然后投来深情的目光。许久，翁同龢才急忙转过身，低着头，静静地走了。

第三十四章 护祖制太后惯掣肘 感密诏诸君欲献身 (441)

“儿臣决定学习西洋人留短发穿短装……”光绪还要说下去，猛听慈禧太后一声怒喝：“住嘴！像你这种闹法，大清气数都让你给改尽了！别的事母后依着你，剪辫易装这件事是万万不准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第三十五章 擢孤注倚重袁世凯 料大局佩服李鸿章 (454)

谭嗣同稍稍迟疑一下，从内衣里取出折叠好的纸片，递给袁世凯说：“兄台请看这个。”袁世凯接过纸片凑近烛台一看，顿时一惊：“这是皇上的御笔！”袁世凯把光绪帝的密诏从头到尾细细读一遍，沉吟了半晌没有表态……

第三十六章 珍娘娘拼死护君主 寇公公舍命骂朝堂 (467)

珍妃边挣扎，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皇上请多保重，臣妾生不能与皇上白首偕老，死后也定要在九泉相见……”光绪内心如针扎锥刺一般，望着珍妃被拖出去的背影，大叫一声：“爱妃等我——”便一头昏厥过去……

第三十七章 谭嗣同慷慨赴大义 袁世凯得意揽肥差 (480)

谭嗣同更觉得伤心，他流泪不是胆怯，他为这如此麻木不仁的国民而流泪。他想放声大笑，然而，他没能笑出来就人头落地了，面孔上留下既哭又笑的表情，他哭什么？他又笑什么？天下之大，又有谁知道呢？

第三十八章 困瀛台病龙遭虾戏 囚冷宫伤凤被鸦欺 (493)

崔玉贵伸出舌头舔一下流出的血恶狠狠地叫道：“都给我拿下！”十几个人一拥而上，抓住光绪沿着冰面死命拖了过去。光绪挣扎着，望着空旷的天空怒骂道：“崔玉贵，只要朕有出头之日，一定抄你满门，扒你祖坟……”

第三十九章 叹阿哥如此成大器 笑太后这般扬国威 (507)

正在这时，溥儁带着两只法国卷毛犬来到慈宁宫给慈禧太后行拜礼。慈禧见溥儁和两只小狗同时进来了，皱了皱眉，喝问道：“溥儁，你入宫怎么带着两只西洋野狗，这成何体统？你也不小了，应用心攻读，将来好承续大统。”

第四十章 捐芳躯珍妃赴国难 丧灵魂清帝成行尸 (519)

光绪失魂落魄地乱跑乱喊着：“珍妃，朕来救你了……爱妃，你在哪里……”声音是那么凄惨，那么悲凉。突然，光绪来到一口井前，急忙大笑大叫着：“找到了，找到了，爱妃，你原来在这里。”说着，向那井里扑去……





第一章 胆包天偷情醇王府 血染地寻凶济南城

那个洋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王大人，要包庇你管辖的匪徒吗？”“不，不，不！洋大人息怒，这事在下刚刚得到报告，详情不知，等我亲临现场查明此事，一定将凶手捕获交洋大人发落。”“限你三天破案！”

午后，鬼热的天气，狗都热得躲在荫凉里伸长舌头直喘。

整个醇郡王府在这闷热的午后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半点声响。

西院一间偏房内，一对男女，顾不上这盛夏的炎热，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忘情地扭动着身躯，因久别而压抑心头的情火燃烧着。

就在他们到了“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崇高境界时，却被别人看见了。

一个女佣来此房取东西，刚一推开门，见到床上的那场面，羞得头一低，转身就跑，一头撞在一个太监的怀里。这太监一向好多管闲事，一见这女佣羞得绯红的脸，就知道房内有戏，推门一看，果不出所料。

这还了得，偷情竟敢偷到王府了。

“快来人呀，拿贼拿赃，捉奸捉双。”这太监扯着公鸭嗓子一喝，不知躲在何处的人仿佛从地里冒了出来，都急匆匆向西院赶来。

喊叫声、跑步声、喘息声、叫骂声把静悄悄的王府搅浑了。

“这是哪来的野小子，竟敢来王府做这苟且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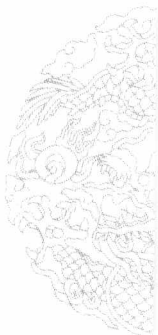
“这小娘们儿，还说是刚选进来的秀女，竟这般无耻地偷情！”

“你小子别只顾看，快，快去报告给王爷，听他怎么处分！”

“去，快去！”

正在午睡的醇郡王奕譞也被刚才的吵闹声惊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坐在太师椅上，刚端起茶杯就有太监来报，说王府内有人偷情。

一向笃信程朱理学，讲究人伦礼法的醇郡王一听说，就气不打一处来，挥



挥手说：“别说了，给我吊起来打，照死里打，真是岂有此理！”

“是！王爷。”

王府前院，一棵高大挺拔、苍翠浓郁的千年白果树上，正吊着这位敢闯入王府偷情的野小子，四周围满了人。

“说，你叫什么名字，哪来的？”

“不说，再打，狠狠打，这小子挺有种的！”

“王府警卫森严，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那个秀女女也不能放过，他们原先一定是相好的，进了王府，他这小子也敢追进来，真是色胆包天！”

“打，再打！”

皮鞭每抽一下，身上就多一道血痕。一人打累了，又换一人再打，不久，这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说，不说还要打！”一人气喘吁吁地说。

“啪！”又一皮鞭落下。

“不能再打了，这不关他的事，都是我的错。”那位选进来的秀女哭喊着从里面跑出来，跪在地上，向举鞭的人求饶，“要打你打我吧，求求你，让他走吧！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相爱多年……”

“嘿，不打你已给你留面子，你还给他求情，看样子你们感情挺深的，我四爷今天偏要鞭打鸳鸯散。”

“啪——”又一鞭。

“再打，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那秀女已没有泪，一字一句地说。

“好，我就看你死！”

又一鞭落下。

“噎——”那秀女一头撞在坚硬挺拔高大苍翠的白果树上，登时脑浆迸裂。

“玲玲，你不能死，玲玲，你不能死！”浑身是血的人，虽然被吊着，看见惨死的情人，他挣扎着、呼唤着，“玲玲，我的玲玲！”

“四爷、总管大人，求求你别让人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

一名仆从跪在四爷面前，哀求着，“四爷，他是我家的堂兄弟，是我引他进府的，你要打打我吧！放过我这兄弟吧！求求你，四爷！”

“好呀！原来是你吃里扒外，引招自家兄弟来王府偷情。来人！连李同山一起打。”四爷冲着几名打手吆喝着。

“这与我大哥无关，这与我大哥无关！你们这帮禽兽！”

“啪——”又一鞭落下。

那人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洒在那千年白果树苍翠的碧叶上，多

么醒目、灿烂。树上的碧绿和树下的血红，强烈的对比，更让人感到酷夏的残酷。

不知何时，醇王爷走了出来，看到这场面也感到恶心、刺目。

“别打了，看不见吗？人都死了，再打有何用？”他摇着蒲扇慢条斯理地说。

“是，王爷。这李同山引人入府，败坏王府名声该如何处置？”

四爷话音未落，有家丁来报：“前门有一和尚来化缘，王爷是否准许进？”

“和尚？赶他走！”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醇王爷话音未落，那和尚已闯了进来。

“大师父前来化缘，不知想要多少银两，尽管开口。”醇王爷平静地说。

“能饶人处且饶人……”

“大师父，你要什么，就直说吧！”醇郡王奕譞皱了一下眉，仍心平气和地说。

“施主，贫僧不化钱，只求超度灵魂，化解前世恩怨，普救尘世生灵，你让我把这位尘中人带走吧！”他说着，指了指跪在地上的李同山。

“这——好吧！”

“阿弥陀佛！施主，千年白果得这一对情男怨女的热血滋润，灵气自根生，这是缘也是数更是孽。”

这位大师的话音未落，后庭院一位女佣跑来报告说：“王爷，王妃娘娘生下一贵子。”

“啊，是男的？”醇王爷喜不自胜。

“施主，恭喜，恭喜！”

这位大师父说完，拉起跪在地上的李同山就向门外走去。恰在此时，醇王福晋的寝室里，那位刚来到人间的皇族后人正拼命哭喊着：“哇，哇，哇……”

一股祥瑞之气在暮色中升腾开来，似龙似凤，盘旋着、袅娜着，飞向天际。

北京西郊一座破败的寺庙里，一个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人跪在佛祖像前，满含悲愤与委屈的面上流下两行清泪。

“弟子识心中众生，自性自度。”

“阿弥陀佛，从此世无李同山，你法号就叫心诚吧！”

“谢师父！”

一缕清香从佛祖的神龛上兴起，飘飘散散，在心诚的周围环绕。

月亮和着木鱼声一同升起、升起……



大雪将整个济南府裹了个严实。

府台大人王正起从暖和和的被窝里伸出头向窗外望去，天已微明，整个世界一片银白，他伸手将窗户开个小缝，想看个究竟，这雪到底有多厚。一股寒气从外面袭来，他还没来得及关上，四姨太就伸出白嫩的手在他老脸上拧了一把，骂道：“死老东西，天还没亮呢！你犯什么神经病，还不快睡！”

“好乖乖，你还没过瘾，我再陪你多睡一会儿吧。”

说着，头一缩，又钻进被窝搂住四姨太。

恰在这时，外面响起咚咚咚的捶门声，紧接着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叫：“大人，大人，快起，快起！”

四姨太一听外面的喊叫，小声说道：“别理他。”

说着，将府台老公搂得更紧了，王正起也正在兴头上，装着没听见，任他叫喊。

“大人，大人，快起，快起，出事了，出人命案子了！”

外面人将门捶得更紧，喊得更急了。王正起被外面喊得一点兴也提不起来，气得将被一掀，冲着外面的家兵大喊一声：“你喊得老子一顿好觉也没睡成。”

“大人，出事了，有人命！”

“不就死几个人吗？这年头死几个人算个啥，起来我不宰了你。”

“不，大人，是洋人死了！”

“什么？洋人死了？”王正起一惊，立即不相信地反问一句。

“是的，大人，死的全是洋人。”

王正起也不再叫骂，一把推开姨太太坐了起来，忙着穿衣服。

“哼！洋人有什么了不起，整天在咱大清国作福作威。”

姨太太嘟嘟咕咕骂了一通，也急忙服侍王正起起床穿衣。

开门一看，见家兵王保站在门口冻得直跺脚，口、鼻直往外冒热气，立即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大人，几个洋人在前面大厅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一个个气呼呼的，口口声声说他们的人被杀了许多，要大人你快速追查凶手，否则将把此事告到北京，听那口气，还要找老佛爷的麻烦呢！”

王保还要说下去，王正起打断他的话说：“好，别说了，快带我去见洋大人。”

王正起也不知到底出了多大事，心里嘀嘀咕咕地来到前门客厅，刚进门就见几个洋人气哼哼地坐在那里等着，他立即举手打躬道：“各位洋大人早，这么早来我府到底有何事，尽管说，我王某一定照办，一定照办！”